

王胜组织文化学习老友聚会，我特别高兴，也很期待。我发现特别高兴并期待的不止我一个，大家都是一样，都在群里兴奋不已，还都纷纷写了回忆文字。刚刚又看到钟文庆的回忆，写的真好，非常简洁明快。他直接点人名出来回忆一番，看起来比较简单，我也试试这样回忆几个人的片段。因为借用了文庆体，所以就从他开始吧。

钟文庆是一个神人，笔头了得。我那时做北美行杂志社长。审稿时看到了署名吴情的小说。我一看这口感太好了，赶紧问主编，才知道这是钟文庆。当时感觉挺意外的，这可没想到，印象中他不是能说会道，口若悬河的人，可看文字，的确是笔若悬河之人。

钟文庆最大的特点是能编，硬编。能像魔术师一样，空手空中呼噜一把，摇晃一下，一松手飞出来一个鸽子。他的故事虚构得上天入地的，却又那么地合情入理。他文字流畅，意流清奇，能够拨弄你的思绪跳舞。我问总编，他多长时间写一篇文章，她说看心情，如果我需要，他坐下一气呵成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哇塞，这就是天才。

再说说王胜吧。我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王胜的。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，让你在和他说话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。他经常以一种贬低自己的方式进行说话，但却能够时时引导你的思路去到他的方向。第一次见面他就让我加入文化学社，我说我不是文化人。他就调侃说自己老粗一个，形象文采都离文化人更远，他都不惧，我更不该怕。

王胜总有很多开脑洞的鬼点子。他刚上任文化学社社长的时候，在鳄鱼公园搞了一次中秋赏月聚会。为了吸引眼球，他别出心裁，出了一个有奖征对联，奖金 5000 美金，引起小轰动。我纳闷他上哪里搞这 5000 美金，他说你根本不用有钱，这是个绝对，几百年都没人能对，所以你放心，我就是制造一个轰动效应。只要大家议论，影响就有了：影响有了，人就来了。他出的对子是“明月照纱窗，个个孔明逐格亮”，查了一下，果然是清朝就有的，没人破解的老对子。

王胜只做一任社长，可他对文化学社及北美行杂志的影响一直延续。直到 30 年后的今天，也是他出面做东让我们这些老朋友聚会在一起。他似乎也在这么多年里蜕变得有点文化人的模样了。

再说吴迪。在我任文化学社和北美行杂志社长期间，吴迪是北美行杂志的主编。她聪明能干，做事认真负责。一个杂志，能够有这样的主编是杂志的福气。她的联系能力，沟通能力，协调能力非常强。所以她做主编的时候，编辑部成员都能发挥自己的功能作用，整个编辑部效率都比较高。她善于和作者保持紧密联系，啥时候都不缺稿件，反而是经常要费尽心思把更多的内容排进有限的版面中去。排版的设计也很上心，善于用最简单的办法排出最醒目的版面。在她的带领和编辑部共同努力下，我们那届编委会出的北美行杂志超额出版，扩大发行，质量上乘，影响力显著扩大。

再说一下范瑞平。我加入文化学社后，发现了北美行杂志，很感兴趣，感觉里面的文章都非常有意思。有一天看见一个评论福山“历史终结论”的文章，立刻把我吸引住。记得福山说冷战结束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点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结合市场经济将成为人类政府的“最终形式”。这个理论当时热络流行，也很让人舒服，我也为自己生活在了一个是非明确的时代感到轻松。可是这篇评论福山的文章却抚大师逆鳞，说一套自己开发的理论，有点意思。见到范瑞平本尊，果然气度不凡，一撮黑黑的八撇胡一下子抓住你的注意力。冷眼以为是李大钊，削一削面庞和鲁迅也差不多。看样子思想敏锐，笔锋犀利的人都是这做派，顿感此人前途不可限量。范瑞平非常关心北美行杂志的成长和前途，是杂志股份化的坚定支持者。他对杂志前途的评价犹言在耳，这些将来再行文叙说。历史的发展使得福山尴尬，他在 2022 年终于表示“历史终结论”本身可能面临终结。到最后，和福山这局，范瑞平还真赢了。

再说一下何志工。何志工是文化学社元老中的元老。是文化人中的文化人。在我眼中如泰山北斗，只能仰望，不敢平视。也因如此，和他交流沟通不多。虽然交流不多，但他对我的影响一下子就是 24 年。这时间是这么算的，1996 年他做了一个文化沙龙的讲座，讲美国的民主政治。一般这类话题不在我兴趣之内，但因为时任社长，总是要去捧场，就去了。结果他的讲座还真把我绕进去了。他讲了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博弈，讲了美国政治对我们切身利益的影响，最后的结论是，为了我们华人的利益，我们应该支持民主党。他的讲座开启了我对美国政治的思考，他的理论也对我产生了影响，以至于等我有投票权，我一直是投民主党的票，直到 2020 年，才改投共和党。也就是说何志工影响了我 24 年。

文化学社有很多踏踏实实工作的人，刘金星就是一个，典型的老黄牛。无论交给他什么工作，他只要答应，就会 100%认真地给你完成。如果他觉得不把握，他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从来不会让你措手不及，产生意外。这样的人是做成任何一项事业所需要的基础，是任何想成事组织的宝贵财富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有些伤感，刘金星已经过世多年了。看到其他人的回忆中历数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朋友过世，不禁对岁月感叹。这更显这次聚会的重要，真要谢谢王胜及几位聚会的倡议者。

写写有点收不住笔了，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眼前。值得回忆的人太多，岁月留下的记忆也非常丰富，一下子也写不过来。我这非文人的拙笔太慢，加上原本在沈阳的日程被天津聚会生生插入 3 天，搞得这几天非常紧张，也没有时间。不过心被搅动了，手就停不下来，坚持写到最后一刻，其余的我们见面再聊。